



# BEIJING 2022



## 柳千训：冲锋是我们的号角

本报记者 罗韦

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柳千训：

北京市政协委员，民革党员，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延庆场馆群运行副秘书长、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行秘书长。

柳千训的日常装备简单又实用——墨镜、帽子、冲锋衣、登山鞋，都是高山场馆的必备。

问起钟爱冲锋衣的原因，柳千训说：“一是常年在山上工作，冲锋衣抗风抗寒。二是冲锋衣颜色鲜艳，大家能随时发现我，向我反映问题后能第一时间解决。还有，冲锋衣意味着我们站在冬奥赛场，就要一直冲锋，不冲锋爬不了坡、过不了坎儿，不冲锋啃不下硬骨头，冲锋是我们的号角、我们的信念，更是我们的行动。”

柳千训所在的冬奥延庆赛区位于小海陀山区域，海拔最高点2198米，山顶最低气温曾达零下40摄氏度，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。从2013年12月参与选址工作开始，柳千训的所有履历都与冬奥的申办筹办有关。

看着小海陀山从一无所有到如今举办奥运盛事，柳千训感慨我们要记住那些无名英雄，“他们干了自己工作之外的事，吃了本可以不吃的苦，却不求任何回报。”

接下来，就要讲讲柳千训和团队，还有那些无名英雄，发生在小海陀山的故事。

### ■ 有时宁愿饿着，也不会为了吃饭花一个小时

延庆赛区建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、国家雪车雪橇中心2个竞赛场馆，延庆冬奥村、阪泉服务中心、制服和注册分中心、冬（残）奥会颁奖广场4个非竞赛场馆。

据柳千训介绍：“高山滑雪项目的运动员有310名，是北京冬奥会参赛国家最多的项目，每天上山的人数不固定，而每天进入场馆的工作人员非常多，一般能达到两千五六百人。”

记者问：“进入冬奥会闭环管理后，您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赛时就是战时，我们团队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，很多人凌晨四五点就上山工作了，所有人5点多从驻地出发，天没亮就进入场馆开始工作，运行到晚上8点多结束，一般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。还有很多人连续多天在山上值守，有时一星期才下山洗一次澡。即便这样，所有人毫无怨言，士气高昂。”

记者问：“饮食呢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吃饭没有准点，特别是午饭，比赛一般都在中午，所以很多在岗位上忙碌的同志只是匆匆吃碗面，或者吃不上午饭。特别是在竞速比赛时，因为我们的食堂设在竞技结束区，来回吃饭需要一个小时，为了环保，也为了减小运行压力，很多人主动选择不吃午饭，宁愿饿着。为了冬奥会，我们觉得值得。”

记者问：“这几天，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”

柳千训讲了“救急雪帽”的事。2月7日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迎来冬奥会比赛重头戏——男子滑降，瑞士队是夺

冠大热门。记者Pascal Dupasquier在赶赴赛场时把帽子弄丢了，新闻运行团队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帮忙寻找，但没有找到，经商量决定将提前带进闭环的帽子第二天带到场馆送给他。这顶帽子并不寻常，是一件以“延庆蓝”为设计主题的冬帽文创产品。这名记者感到非常惊喜，他说：“在这里的工作体验太美妙了，感谢你们让我在中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”

听柳千训讲述这些事，能品出甜味，能感受到大家服务好赛赛的信心。

### ■ 有的同志在选址那年冬天瘦了20斤，磨破5双鞋

2013年12月，柳千训到延庆体育局挂职，受命陪同国家体育总局专家为高山滑雪场地选址。选址难度非常大，而获得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认证是申办工作最重要的环节之一，如果场地条件不行，北京将无法申办冬奥会。

柳千训至今记得2014年11月国际雪联高山滑雪委员会主席伯恩哈德·鲁西对小海陀山高山滑雪项目的考察。“专家们乘坐直升机上山，我和陪同人员提前5个小时到山顶做准备。考察过程中，我们利用沙盘、图板详细介绍情况后，安排专家乘坐直升机在空中观察小海陀山地形地貌，飞机降落到山顶后，又从小海陀山顶沿规划滑降赛道下道到终点区，再沿技术项目赛道攀登至赛道顶点，用了5个多小时，对小海陀山进行全面踏勘和研究。整个考察非常顺利，专家对小海陀山地区赞不绝口。”

像这样的考察，柳千训和团队前后参加了200多次。选址期间，他还作为延庆运行中心联系人全面参与《国际奥委会101个问题答卷》撰写工作、场地规划设计及修改等大量事务性工作。

记者问：“您在选址阶段遇到过特别危险的情况吗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摔伤、划伤时有发生。当时，荆棘遍布，没有道路，受点儿伤也正常。有时候，天黑了还会走错路，不小心走到悬崖边上。这些现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。”

紧接着，柳千训说：“大家翻山爬沟，饿了，吃几口干火烧；渴了，山沟里凿开冰面，趴着喝几口水……有的同志一个冬天瘦了20斤，磨破5双鞋。我想说说我们团队，他们的故事非常感人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。”

冒着生命危险选址的“登山人”，开山引路风雪同行的“山里人”和披荆斩棘登山建站的“气象人”……柳千训回忆了他能想到的每个名字，包括延庆张山营镇西大庄村村崔桂军、姚永亮、李亮、赵金存、徐建国、赵金、蒋自发几位近年花甲的农民兄弟。

吕立鑫和霍高智同志是“登山人”的代表。据柳千训介绍，他们前后陪同有关专家进山百余次，平均一次走七八公里山路，每次需要8个小时。频率最高时，一星期进山7次。时间最长时，一天走11个小时30多公里的山路，前后共有10多次。半年间，他们走遍了

这片区域的每一座山峰。一次休息时，吕立鑫同志被问道：“你这么累，图个啥？”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因为咱是党员呗！”

### ■ 山顶零下30多度，挖掘机24小时不敢熄火

2017年4月，延庆赛区开工建设。2020年12月底，场馆全面完工。

记者问：“您还记得延庆赛区建设之初的情景吗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建设之初，无水、无电、无路、无通信信号，工人每天人扛马驮运送物资材料上山。后来，路、场馆都一步一步修建起来。在建设过程中，山顶零下30多度很正常，挖掘机24小时不敢熄火，因为一旦熄火就可能再也打不着了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大家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冬奥场馆。”

记者问：“关于保障冬残奥会，有什么举措吗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延庆赛区场馆的主体永久建筑竣工后，我们又进行了一些测试活动，包括邀请国家队残疾人运动员坐着轮椅把场馆的所有流线走了一遍，然后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，以确保冬残奥会期间能给所有运动员最好的体验。”

“整个山体我都走遍了，整个场馆的运行图纸都在我的脑子里。”柳千训用“一长一短”形容他每天的行程，“高山的距离是以里、公里计算。早上一来就开始到各个点位转一转，看看运行情况。这也要求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要高、时间要短，比如开例会，有问题的时候要马上研究解决。”

此前，中国没有举办过冬奥会，对办赛规则、规律、保障方式并不熟悉，但通过不断学习，延庆赛区成功筹备了北京冬奥会首场测试赛，通过了疫情下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的首场国际活动——雪车雪橇场地预认证……延庆赛区一直在攻坚克难中前行。

其间，柳千训参与编制高山滑雪示范场馆计划，参与平昌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实习，到加拿大、瑞士、瑞典等多个国家举办的高山滑雪世锦赛、世界杯实习…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，都收获颇丰。

### ■ 希望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要的临建转为永建

在我国，冰雪运动正成为一种新风尚。今年1月，据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计局《“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”统计调查报告》，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，社会各界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，冰雪运动的参与人数达3.46亿人，相当于每4个中国人就有1个参与冰雪运动。

记者问：“最近，很多人初次尝试了滑雪，但也有不少人担心安全问题。您对此有何建议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滑雪的安全教育非常重要。刚到雪场的时候，按照国际经验，初学者应该先接受20分钟的安全教育，包括学习怎样摔倒、怎样站起来等自我保护知识，以及国际雪联十条滑雪安全准则，提高安全意识后，再去学习滑雪动作。”

记者问：“参加北京政协关于冬奥会的一系列调研、协商活动，您有什么收获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履职的同时，能与各领域的委员们接触，对我做好本职工作很有帮助。比如，听教育界委员探讨如何培养青少年对冰雪运动的兴趣，向医药卫生界委员请教防疫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，受文化艺术界委员启发开拓了创作冬奥文创产品的思路，等等。”

记者问：“您今年的提案与冬奥会有关吗？”

柳千训说：“我对临建设施可持续利用有三点建议：一是拆除前做好施工交底，二是做好回收利用，三是做好场地和生态恢复。可能的情况下，建议相关部门对临时设施占地修复后的生态环境进行5-10年的持续监测，分析恢复效果，及时完善修复方案。以作为临建设施规模较大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为例，其中必要的临建可转为永建。”

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殷强：

北京市政协委员，北京市侨联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副理事长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北京市社科重大项目《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研究》课题组组长。

他决定朝着自己的梦想再迈进一步：攻读全日制大众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
在国外学习工作的这段时期，给殷强的人生中绘下了重彩一笔。他把媒介研究和传播业务实践结合起来，带上采访设备跑遍了世界各地。从地震、海啸灾区到硝烟弥漫的战场，到南极洲、北极圈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影像考察，十数年间，作为现场报道的记者，他的底片与磁带上记录了从香港回归祖国、澳门回归祖国大典仪式采访到探访分布在世界很多城市的中华街，也记录了发生在世界上的火山喷发、泥石流、台风带给人类的自然灾害和核泄漏事故等人为灾难的现场纪实。这些成了他日后研究视觉报道的第一手资料。

2000年末，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到北京工作。成为大学教师后，他依然注重在信息报道的第一线考察研究，见证了近十年来媒介技术、报道形式和传播观念的变革。

“更直观、更方便、更具优势！”殷强深信，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期间，无数精彩的影像将搭载着新的技术和平台“飞”向世界每一个角落。

### ■ 用影像告诉世界

提到冬奥会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极具观赏性的冰雪项目？还是运动员们在竞技场上矫健的身姿？抑或是开幕式上激动人心的演出？采访刚开始，殷强便抛出了一连串问题。

可能是出于平日里的教学习惯，对于“如何在国际上讲好冬奥故事”这个大题目，他引导记者抽丝剥茧地分析起来：“想到的这些，是不是都是直观的影像画面？”

确实，具有冲击力的影像画面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而媒介形式的不断发展，不仅改变了影像传播方式，也对冬奥会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在殷强看来，影像是解开冬奥会国际传播这道题的关键。

“和文字相比，以视频、图像等为载体的影像传播能够超越语言和文化阻隔，通过新媒体真正意义上实现冬奥会的国际传播。”殷强长期从事视觉传达、动态影像传播学科研究，更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，但鲜有人知，殷强进入此领域，是一次尺度较大的“跨界”：他在大学期间的专业是临床医学，与影像“结缘”则是出于偶然。

“我的祖父和父母、姐姐都是医生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大学时我也自然地成了医学生。”殷强记得，一次在进行医学标本研究时，他用相机拍摄了标本，被图像固化和放大的标本纹理清晰、色彩斑斓，展示着人体生命活动的微观世界。他被深深吸引住，也喜欢上这种影像记录的方式。

在学习之余，殷强从医学摄影开始，又尝试了新闻摄影、自然生态纪实摄影，就此，他这个“不务正业”的小爱好，发展成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和事业。

1990年北京亚运会结束后，殷强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前往日本。在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，他参与举办了多次大型摄影展览，以图片、美术作品等视觉传播的方式展示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境与国人的精神风貌，引起了外媒的热烈反响。

在国际上开展跨文化的影像传播有多么重要？殷强积累了切身体会，

# 殷强：打开「窗口」看「京」彩

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亦凡

克运动的同时，各民族之间开展跨文化交流增进理解互信与相互尊重，践行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。”

### ■ 把委员履职当作学术研究来做

每个人与奥运的缘分都妙不可言，每个人都在快乐地书写“京”彩，从2008年到2022年，从北京到北京，五环见证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成长，也向世界传递对冰雪盛会的热情与期盼。正如殷强多年如一日对于北京冬奥会倾注的心血。

而他的关注，早已不局限于他所研究的课题，还多次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为冬奥发声建言。

“我是把委员履职当作学术研究来做的。”殷强说道。研究，离不开充分的调研、考察、讨论。为了做好冬奥会的研究，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，殷强奔走于北京、河北的冬奥会、冬残奥会举办地进行调研和考察。他还启动了一批“后奥运”课题研究，为解决“后奥运”时代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、雪场赛后如何利用等问题，进行实地调研，对资源、设施、优势等情况进行梳理，研究区域的发展定位、规模、特色、服务保障等一系列问题。

同时，殷强还持续关注社会民生热点。对于首都交通问题，他不仅开展了详细的调研、访谈、抽样分析等研究，还翻译整理国外资料以及自己在国外采访的交通影像，提供给地铁、道路交通管理部门，为交通改善提交了多件精准的提案。

“在更高层次，体育与健康其实同属一个领域方向。”对于当下的养老问题，殷强通过调研发现，养老服务存在大量缺口。为此，他写了建立护理员节的提案，建议调整儿专业专业，加大老年护理员专业和婴幼儿护理员专业人才的培养，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，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护理需求。

多年的履职经历让殷强认识到，政协是连接社会、党和政府之间重要的桥梁纽带，政协委员需要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在帮助老百姓解决具体困难的同时，提出切实有效的提案建议，通过履职方式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。

“发挥一名学者的优势，利用政协履职的平台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手段，让提案建言的质量更高、更精准，能够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，是委员履职的根本。”殷强说。